

# 李鹏程：呼唤榜书的春天

尽管层高约八米的横渠书院美术馆中心展厅是如此的巨大,但走进去之后,“第一声”仍然十分醒目地引起众人的注意,毕竟这也是六米高的书法作品,而“第一声”三个字更有四米多高,在如此榜书面前,仿佛书法艺术的张力彻底被激活,震撼之余,总感觉笔墨是灵动的,书法被赋予了生命,也总想走近比划与人的关系。这幅作品的创作者是广东省文联副主席、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、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鹏程,回想起创作的初衷,他告诉收藏周刊记者,“读着它,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搏,不由产生榜书创作的冲动。”他说,“榜书对于我,没有高雅、豪放的词汇不足以表达我心中深沉之赞颂和激荡之豪情。”

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搏  
不由产生榜书创作的冲动

收藏周刊:在现场,尺幅最大,高度最高的一幅作品,就是您写的张维屏《新雷》,当时您出于怎样的考虑写这个内容?  
李鹏程:一幅书法,其完美性不仅表现在书写形式上,也体现在文字内容上。与其他视觉艺术不同,书法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的,而文字是有明确的意义。形式主义美学在解释书法时会遇到困难。书法不像抽象绘画那样是有趣味的形式,文字的内容会反过来影响书法的趣味、格调和境界。只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完美才够得上尽善尽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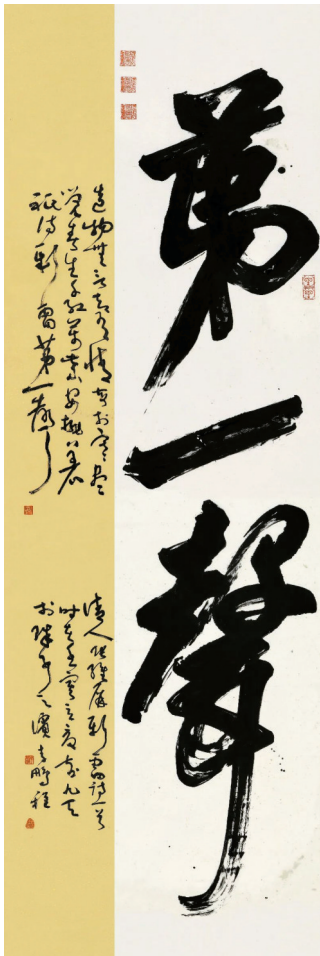
张维屏的《新雷》,即春雷。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,是自然界的春天,也是社会的春天。我认为也符合这次榜书展的理念,呼唤榜书的春天。诗的构思巧妙,情调激昂向上,语句清新,寓意深刻。读着它,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搏,不由产生榜书创作的冲动。特别是“千红万紫安排著,只待新雷第一声”深深打动了我。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,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。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,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,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,使画面更富悬念,更具戏剧色彩。因为造物有情,寒尽春生,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,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。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,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。所以,平静、寂静之中,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。在人们的情绪上,只有这样的时刻,最令人紧张,也最富于想象力。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,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,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,对更新、更高尚、更美好的渴望。

收藏周刊:所以,您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,是否感触特别深?创作起来也特别能调动激情?

李鹏程:书法创作,特别是榜书对于我,没有高雅、豪放的词汇不足以表达我心中深沉之赞颂和激荡之豪情。“只待新雷第一声”中的“第一声”三个字,其简洁、精练、意深含蓄,引人入胜,发人深省,响亮而令人注目,让我心旷神怡。于是,在构思上以“第一声”三个大字作为主体,然后在落款中进行小的创作,大中见小,小中见大,大小相互结合,突出了作品的形式感。形式感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根据作品布白的需要而定,通过巧妙经营,使整幅作品主体字大而醒目,虚中有实,实中有虚,达到主体与局部相互映衬,简约明快,和谐统一。

榜书不是单纯把小字写大

收藏周刊:这一次展览给不少人一种启发是,书法不仅仅跟传统笔墨、章法用笔等相关,跟呈现的空间,也有密切的关系,尤其在榜书的认知上,您的作品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,则把握得恰如其分,在这方面,您能否谈谈自己的创作过程?(创作与展示关系)



■李鹏程 张维屏《新雷》: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著,只待新雷第一声。

简介  
李鹏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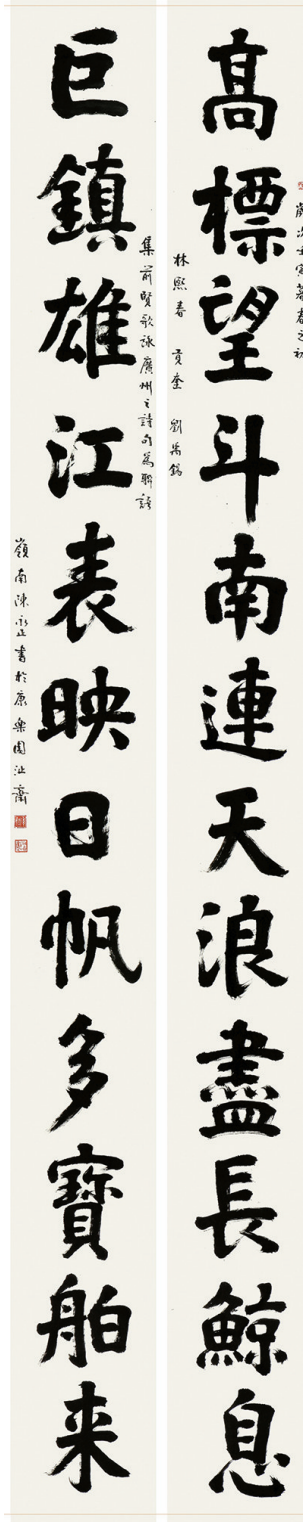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省文联副主席、广州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、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


■陈志平《神游》



■任斌强《广州木棉红》



■陈永正《高标巨镇十二言联》,释文:高标望斗南,连天浪尽长鲸息;巨镇雄江表,映日帆多宝舶来。



■麦录《张维屏〈远爱楼〉》,释文:远势层楼起,珠江一览中。洗心千尺水,过眼百帆风。鹅去潭仍白,乌升海忽红。高吟坡老句,不放绿襟空。

笔酣墨饱、墨云压城、斑斓夺目。如把作品放在关隘之上可气夺雄关,放在山体崖壁上可势压层。二是动静结合,写出气势。书法作品的动态主要表现在书家以纸为载体、以笔为工具凸显书写过程中线条的张力。用笔力度大而稳,线条周旋于顾盼呼应间,通过字内空间、行内空间、墨法空间以及章法空间等产生的视觉效应,使书法作品由起伏迅捷、汪洋恣肆、气度超凡,中和正大,给人以力量,给人以鼓舞。三是虚实相生,写出神采。因为榜书很大,书写起来往往容易自筑巢窠,木呆笨重。书写时要放开胸怀,以饱满的精神、全神贯注、一气呵成。运笔中要有跃、纵、往、还的变化,充满动态洋溢活力;结体大开大阖,跌宕多姿,变幻莫测;章法疏密有致,参差错落,舒卷自如,活泼酣恣,神采飞扬、阴阳相抱而生,生生不息,让一幅之内要有非常想象越出矩矱,给人以意外之美的艺术享受。

收藏周刊:我们注意到您这幅作品的落款也有过特别的考虑,尤其有几枚大印章。

李鹏程:作品写好后,落款要讲究,书体在审美取向上要与正文和谐,形式要与正文相映衬,款字在整体空间中起美化修饰和补充的作用,如叶衬花,使整幅作品和谐自然,气象生动,意味无穷。黑色让人文静,红色让人躁动。印章不能太小,要与榜书相配。加盖朱文和白文的印章时,两个印章的距离不能太近,要相隔三到四个印章的距离,这样显得宏大壮观、雄健浑厚、大气磅礴。

李鹏程:榜书不是写大字,不是单纯地把小字写大,而是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。榜书创作需要笔大、纸大、创作所需工具大、场地空间大、书写动作大。创作之前要进行“养气”。把心静下来,抛开身心的一切束缚,融入自然造化之中,将所有杂念抛诸脑后,专心致志,当抓起如椽大笔开始创作时,犹如卫星进入轨道。榜书的书写和一般中小字不一样,最大的区别是视野不一样,挂在墙上欣赏的书法又以榜书最为特殊。观众在从下向上看一幅书法作品时,透视感会产生一定的视觉差,这个错觉会让字产生向下的平移,往往使字落在视觉上纸张的纵向中心。高挂在墙上的榜书对观众不是面对的平面,而是一个台字形状的斜面,越大的字在创作的时候视野越扁越尖,所以创作的时候字的结构比例都会有变化,这是需要有一定的训练和经验方可掌握。

书写时要放开胸怀  
以饱满的精神全神贯注

收藏周刊:在创作如此巨幅作品时,哪些方面是您特别注意的?

李鹏程:创作过程中我着重把握好几个方面:一是自然和谐,写出厚重。起笔以雷霆万钧之力,行笔运无穷气象,充分表现出“厚、重、健、黑”的笔法特点和线条质量,笔笔沉着到位,如箭矢入坚石,大胆落墨、点画凝重坚如磐石不能移动,有沉甸甸的质感;真力弥满,挥动出富有弹性的笔画线条;在墨色上以明快强烈为特色,